

去看鲁公

□温跃渊

一转眼,先生离开我们已有10年了!

26日那天,是您10周年的祭日。季宇、周志友、马苏宁和我,相约来到大蜀山文化陵园,给您扫墓。

墓碑上您的浮雕,依旧那么亲切地微笑着看着我们。墓碑的下面,是您的两行手书:

我的小说,能作为我的心灵深处的纪念,能给人一些思索,我就很满意了。

鲁公,您的一生的文学创作,无愧于您的墓志铭了。您的《天云山传奇》的小说和电影,早已成了中国文学界和电影界里程碑式的作品,在您的墓前,我们几个都各自倾诉着我们的思念。

对于我,对于我的学习和创作,您曾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激励。

您曾给过我12个题字。一次是55年前的1961年10月24日,安徽作协成立后的第一次创作会上,您给我题了8个字:

努力学习,努力创作。

您的这幅题字,现在依然放在我桌子的玻璃台板下。多少年来,它一直激励着我在文学这条小道上,

艰苦跋涉,奋力前行。

20年前,在我举办的第一次书画展上,您亲自前往剪彩,还给我的书画展题了4个大字:意境高远。

我知道,这是先生对我的鼓励和期望。

您的两次题字,是对我在文学和艺术上定下的奋斗目标,虽然我未能完全做到,但是几十年来,我都在努力践行着,始终不敢懈怠。

您的一生,您的作品和人品,在安徽文艺界都堪称楷模。省委领导说,鲁彦周同志是我们安徽省文艺界的领军人物,是安徽文艺界的一面旗帜。

我们就要弘扬您的这种模范精神,让您的这面旗帜在安徽文坛上永远飘扬。

鲁公,您离开我们以后,我们成立了安徽省鲁彦周研究会;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我们以您的名义设立了鲁彦周文学奖,并且已经隆重地颁发了两届,对文学院军的建设和推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在今天,我们还在商量着第三届“鲁奖”的评奖事宜。在前任会长周本立先生的努力下,我们正在建立鲁彦周纪念馆,并且请您的老友王蒙先生题写了

馆名。从小,您就枕着巢湖的涛声入眠,纪念馆就设在美丽滨湖的巢湖岸边。……鲁公,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觉着您并没有离开我们,您依然在我们中间。

还记得11年前,我前往医院采访您吗?我与唐先田先生合著的《鲁彦周评传》也已出版。首发式的会议,是季宇主持的。会上发言的人群中,唯有志友满怀深情,几度哽咽。今天,我带来了这本书。您的夫人和女儿书妮亦带来一本。我本想按我们合肥家乡的风俗,在陵园里的一个地方焚烧一本,使它化为一缕青烟送到九泉底下请您过目,但又怕焚烧会污染了空气。污染环境的事,您也是不愿意的。我们就暂且放在您的墓碑上,请您浏览一下。

老夫人和孩子们还烧了许多您爱吃的菜肴,还带来了一瓶酒。来,鲁公,让我们敬您一杯吧。

墓碑的左上方,雕刻着几朵飘动的浮云。

那是天云山的云彩,在陪伴着您吗?

2016年11月26日,深夜。

祝福你,朋友

□吴欢

小时候我们会因为某个小朋友给了自己一颗糖果,就开始纯真的友谊之路;少年时我们会因为老师突然课间提问时同桌及时把答案写在纸上悄悄递给自己念,为此就开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再大点,某个人帮着追某女生出谋划策,就那么友好地成为朋友。

从小到大,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与遇到的某些人相互吸引成为惺惺相惜的朋友。这些人中有的和我们握着手走过一段路后走散在人海,有的人还陪在我们身边一年又一年。

大学的时候我因故迟报道一个月,所以感觉和同学们很生分。而当时同宿舍的清清是补录生也迟报道了一个月,所以我们自然离得近了些。她性格内向,却对我话多的总也说不完的样子,我们一起吃泡面,一起做兼职,一起在小树林里背诵英语。那时候像胶一样粘在一起,彼此约好要做对方的伴娘。可时光流逝得快,到了毕业我们都各自回到家乡发展,忙着投简历找工作成了头等大事,我们联系也淡了,总说相聚,却再没机会聚过。

刚实习的时候复印机及一些办公用品都不

会用,有个同事就手把手地教我,每次说谢谢他都腼腆地一笑说你是新同事应该教的,可我知道哪有什么应该的这一说。于是偶尔请他吃个便饭,他又回请,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不顺心的时候一起发牢骚,赶项目的时候一起打配合,那关系觉得不是用同事两字可以形容的,他说见到我的时候就感觉一见如故的样子,觉得我们会成为朋友,我俩说这朋友要做一辈子。可后来我实习结束,重新规划了未来,找了新工作,刚开始我们还互相问问彼此的近况,后来连个寒暄的电话都打的少。

不是忘了,是友谊的路啊,它就像一辆公交车,中途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感谢都曾彼此温暖过一段路途。后来某一站又上来新的人,我们又遇到了新的朋友,聊起了新的话题,建立了新的友谊。

那曾亲爱的朋友啊,你要知道,即使我们因为距离、圈子或生活的差异联系变淡,但我们曾经惺惺相惜。在你看到不到的地方,我仍然为你举杯祝福,真心的祝福,祝福你快乐健康幸福常伴。

怀念婆婆

□刘淑萍

今年三四月间,有着知青生活经历的我追看了知青题材的电视剧《生命中的好日子》。

剧中二号女主角柔嘉在文革中历经磨难,10年后,高考制度恢复,她满怀希望地报考。可是婆婆怕她考上大学后远走高飞,将她反锁在屋里。柔嘉心急如焚,眼看这个通过考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要失去了。

看到这里,我气愤不已,说,哪有这样不明事理的婆婆!我想起了我的婆婆,往事如电波穿越了时空,历历在脑海中浮现。

当年下乡返城后,我和老公过着双城生活。婆婆不远千里离开年迈的公公和小儿子,来帮我带孩子。1977年冬,单位传达了恢复高考制度的中央文件,婆婆非常支持我报考。将襁褓中的儿子交给她带回家,我走上了考场。次年春,接到了一所专科院校的录取通知,婆婆在电话中喜不自禁地说:太好了,你真行……孩子你就不用操心了,一切有我呢,我保管叫我的宝贝孙子吃得好,睡得好,天天都长个……

做好上大学的准备,我回到家,离开了我才几个月的儿子却不理我,晚上不让我上床睡。老公

好不容易将他哄睡了,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看到我,一个巴掌朝我抓来,我的脸上立马留下了几道红印。儿子哭闹着流泪,我的心也在流泪。

冷静地想,我和老公分居两地,工作调动几经波折久难解决。如果去读了单位支付学费的大学,怕是更难调动了。数年分离,我们彼此饱受了思念之苦。而婆婆,头上新添了白发,腿还有隐疾,于是我以放弃上大学的代价调离了原单位回到了老公和儿子的身边。

后来婆婆对人说,我儿媳不错,心肠好,怕我吃不消,考上了又不去,好可惜!其实,放弃上大学,我主要依从了自己的情感需要,可她老人家却高调肯定我,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看《生命》剧,亲历了那个重大转折时代的我,剧中人物的命运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原来有一个多么好的婆婆。今年清明,在婆婆墓前,我双手合十,闭眼默念:妈,虽然我没去上学,有负于您的帮助和厚望,但我没有懈怠,仍然秉承着您的期望而自强不息,以后仍然获得了大学文凭。您若有在天有灵,也当感到欣慰吧。

那支英雄牌钢笔

□李庆林

小时候家住平房,有宽敞的院落,也有温暖难忘的邻居。上小学五年级时,我家旁边搬来了“上海阿姨”。她有着白皙的面孔、整齐的黑发以及干练的举止。母亲说她从上海来,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是个老革命。她丈夫解放前也是地下党,曾被捕,被折磨得下身瘫痪。“上海阿姨”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们是一对恩爱的革命夫妻。他们没有子女,夫妻俩相濡以沫。

我曾在一个夏日中午风风火火闯进阿姨家的大院,我奉母亲之命给阿姨家端来绿豆汤。瘫痪的叔叔正在房间里午睡,“上海阿姨”静静坐在院子一角埋头写着什么。她见我端来绿豆汤,赶紧抬起头说:“李家小毛头真懂事,谢谢你妈妈!”我紧盯着阿姨手里一支黑色钢笔,好奇问道:“阿姨,你在写字?”阿姨立即回应我:“是啊,我在给我的妈妈写信,你要叫她外婆的。”我调皮地凑过去看,阿姨说:“看吧,你都五年级了,这些字应该都认识的。”阿姨的钢笔字跟她人一样清秀端庄,我看入神了,不由自主说:“阿姨的字真好看!”接着,阿姨将那支钢笔递给我,说:“你在这张信纸上写几个字给阿姨看看。”我接过那支笔,分量很重,我一笔一画写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几个字。阿姨笑了,夸奖道:“真不错!这钢笔好用吗?”我连连点头,阿姨又将笔套戴在这支钢笔上,继而递给我,说:“阿姨看你很喜欢,送给你吧!”我没敢接,缩着手说:“阿姨,我不能要,你还要给外婆写信的。”阿姨又笑了,说:“拿着吧,阿姨还有好几支呢。”我郑重接过这支钢笔,上面有清晰的金色“英雄”两个字。

在我上初二那年,瘫痪的叔叔去世了,阿姨孤身一人要回上海去。我和母亲去送行,阿姨给了我她在上海的地址,说:“记得给阿姨写信,好好学习。”我哭了……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用这支“英雄”牌钢笔给阿姨写信,我对这支笔爱如珍宝……

后来长大了,我远赴大连上大学时,也不忘带着这支“英雄”钢笔。再后来,大学毕业时,我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看望她——她的确老了,颤抖着双手抚摸我的头发,在我们共处的剩余时间里,她总是怔怔地发呆。

我还是保持给阿姨写信的习惯,阿姨的回信越来越少。有一年冬天,我收到阿姨一封信,信里说,她觉得她的时日已不多,问我是否已有女朋友,要是有了,她祝福我们……没成想,这是阿姨的绝笔,她在那年年末与世长辞。此后,我便将这支“英雄”牌钢笔放进一只小匣子里,没再用它写过字。我时常拿出来专注地凝望这支钢笔,似乎能看到那个干练年轻的上海阿姨温和的眼神以及美丽的容颜……